

渡边淳一精品文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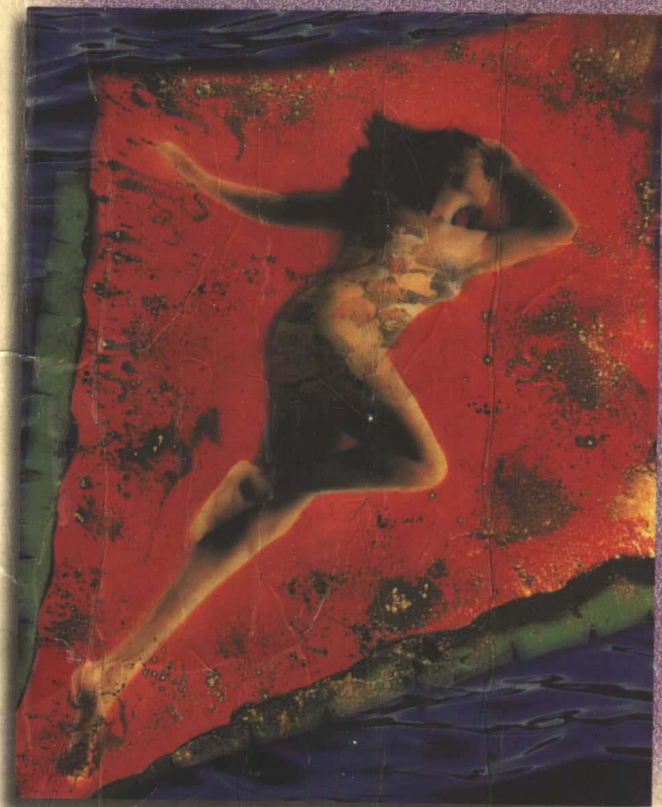
一位17岁绝世美少女与6个男人

如泣如诉的情感与肉体纠葛……

梦 断 寒 湖

渡边淳一 著
赖明珠 译

全译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

花季少女谜一样的年龄，谜一样的行为和谜一样的死亡。

《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红楼梦》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

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



曹雪芹所著

梦 断 寒 湖

曹雪芹

曹雪芹

《红楼梦》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

梦断寒湖

渡边淳一 著
赖明珠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行

封面设计:西岛

梦断寒湖

渡边淳一 著

赖明珠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80587—366—6/I·337 定价:19.80 元

内容提要

美丽的女孩纯子，在情窦初开的花季，便向往着爱情，渴求温存。当她发现自己偷偷爱恋的老师，竟爱着同班的另一女生时，17岁的少女画家的内心发生了畸变。

从此纯子不断结交各种男人，同多个中年男人发生了性关系，然后离异。失恋的痛苦化成了对男人的憎恨，一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冲动使她游戏般地一个又一个地捉弄男人，爱一个抛一个。她和这些男人既互相拥抱又厌烦他们。表面上伪装得如胶似漆，恩爱无比。致使这些男人在作家去采访时，他们还这样认为——纯子最爱的是我。

一位花季少女，似乎老练如荡妇；似乎纯洁如处子；似乎看重情感又厌倦感情；似乎玩世不恭，看破红尘，却又选择了一种最美丽的死亡——梦断寒潮。

17岁的美少女与6个男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肉体关系，这就是纯子——谜一样的年龄，谜一样的行为和谜一样的死亡！

目 录

引子 1

一位有着惊人美貌的少女，一位有着 18 岁花季般的年龄，和众多男人追求的少女，却选择寒潮雪乡做为弃身之地。这种死亡，甚至比活着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动人。

第一章 年轻的作家 11

纯子把右手悄悄地插入我的口袋，我的手刚一碰上她的手，就被她紧紧地握住了。一股麻酥酥的热流传遍我的全身。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纯子的嘴迎了上来，我突然感到纯子口中的舌头在抽动，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未免有些荒唐，我不知怎样作出反应……

第二章 画家的回忆 98

一般说来，初次交合时女方总有痛感和出血，但纯子不但没有出血，连一点疼痛的反应都没有……。当时纯子相当坦然安祥，她那轻

描淡写的冷漠态度似乎在说：既然你喜欢我，我就委身于你，无论怎样，任君自便。

第三章 一个年轻的记者 172

村木闭上眼睛，抱住了纯子，两张嘴贴在一起了。随着两根舌头的不断搅动，村木细细地体味着这滑润的肌肉接触。纯子的身体已发育成熟，乳房和腰肢相当丰满，乳头似乎也被人拉扯过，显得很长，她已不是处女，从她对性行为毫不惧怕的态度来看，她至少已有数次经历了。

第四章 医生的回忆 196

对女人的爱影响最大的是她的初恋。纯子与我亲吻时，我感到纯子追求的并不是和我恋爱，或是肉体上的发泄，而是想在这短暂的接吻中把我忘记。或许纯子的初恋……

第五章 一个摄影师 233

纯子的身体比看上去更加柔软厚实。知子很快就察觉到了纯子对性事的淡漠，他有意识地刺激纯子，想使她冲动起来，但纯子只是在那瞬间轻轻地皱一下眉动。不过她从不讨厌拥抱、接吻……

第六章 兰子的回忆

268

兰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她知道妹妹总有一天要离开自己，投向男人的怀抱，这是无法阻挡的，不过她原认为是相当遥远的将来。现在纯子虽然喜欢安齐，但这完全是一种思春期少女在追求心目中偶像时的感情幻觉，她迷醉的是自己的痴情，而不是对方，纯粹是一种爱情憧憬。

尾声

334

男人和女人，他们既互相拥抱又互相厌烦，不管他们多么如胶似漆，恩爱无比，男女永远是一对互相拥抱的不明之物。

纯子向往爱情，渴求温存，但最后却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爱情的汪洋大海之中。纯子在最后的夜晚，走访了曾与她亲近的几个男人，然后走向了阿寒湖畔，在雪地上留下了永恒的情影……

引 子

一位有着惊人美貌的少女，一位有着 18 岁花季般的年龄，和众多男人追求的少女，却选择寒湖雪乡做为弃身之地这种死亡，甚至比活着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动人。

人怎么死，才能保持最美的容貌？

服安眠药、煤气中毒、跳水、剖腹等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然而，死去容颜不变只是那断气后的瞬间。不管用什么方式死，一两个小时之后，尸体就会发黑变硬，随即腐烂散发出一股臭味。

既然已魂归黄泉还追求什么颜润如生。可是一个人在他死后不久，马上变得形同枯木，使人目不忍睹，被人见了会倍加难受。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惟有煤气中毒使人死后面容呈现红润的玫瑰色，这是一氧化碳在人的血管里扩散的缘故。然而，这种红润也不能持久，如果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死者的心上人能及时赶到，看到这最后的玫瑰色的面容，也许会得到一丝安慰。但如果赶不及尸体不久也会发黑变硬，而且变得更加难看了。

一个人想要死后其容貌比他活着时更加娇艳俊美，惟有那神秘而华丽的冰雪。

我见到纯子的母亲，从而想到了纯子死时的娇美容貌。

纯子的母亲说，她死时丝毫没有损坏她的容貌，甚至比活着时更加美丽。

纯子母亲的话道出了我的感受。我向她点头致意，然后站起身来，为纯子点上了一根香火。

“纯子最喜欢这张照片了。”纯子母亲又说道。

“的确，她常常是这样一副神态。”

“这个样子，愁眉紧蹙，其实我并不喜欢，不过她说死后要把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她真的说过？”

“是的，不知她是说真话还是说着玩的。这孩子最爱说这种话了。”

这时，20年前我对纯子留下的疑问又浮现出来。

——纯子是否早已有所意识，她的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虽说和眼前纯子的像片毫无关连，但这种念头一旦骤然产生，它就立刻变成一种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沉隐在我的内心深处。

这种意料不到的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我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然而虽说难以言表，但我思想意识上却是清楚的，20年来，与此同样的问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纯子的死是一种高傲视世的死，一种潜越独断的死，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死。就象一个顽童，她什么

都是算好了。

大概是 20 年漫长的岁月，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她了。

现在，伫立在纯子的遗像前，我省悟了。我居然省悟到这种地步，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了。

然而，不管我多么省悟，那些日子我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52 年 4 月 13 日

20 年前的这一天，我们在雪堆里发现了纯子的尸体。

地点是连接钼路镇与北见镇的山岭上的一角，那里正好是针叶林带的边缘，站在那儿，可以透过已落尽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林俯视整个阿寒湖。

冬天，阿寒湖被淹没在一片茫茫的冰雪中，皑皑白雪，在山岭中铺出一坦平原。然而，到了 4 月份，湖面沿岸的冰开始溶化，湖上到处是一道道裂开的冰缝，苍碧的湖水露出它的面容。这种时候，已经禁止在湖上溜冰，从摩周方向吹来的风已经令人感到了温馨的春意。

这道可以俯视阿寒湖的山岭一直通往北见镇。这里每年的 11 月到次年的 5 月，一直是大雪封山，道路被厚厚冰雪覆盖着，这期间，只有营林署的营林员或是阿依族的樵夫在风低雪稀的日子乘雪撬上山。纯子的尸体就是营林员在一个偶然雪天放晴的日子上山时发现的。

尸体被发现时，纯子的头朝着湖畔，半个身子斜着俯卧在雪堆里，尸体四周是一片低矮的山毛竹林，再外

边是一片白杨树林和稀稀落落的山毛榉林。

营林员最先看到的是纯子身上的那一件红色外套隆起的后背和她那稍向旁边伸出的左手掌。她双手抱在脑前，左肩陷进雪里，左手从右肩上方伸出来。

茫茫雪岭一片寂静。纯子的红色外套和她的手点缀在这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犹如一幅奇妙的带有异国色彩的风景画。营林员起初并不知道那是一件外套，只看见一块红色的东西。在这样草木干枯的季节里，在冰雪覆盖万物的山岭上，显然那不是应该有的颜色。他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当他走下山路，穿过稀落的树林，来到一片竹梢刚露出雪地的山毛竹前时，他才看清楚这块红色的东西是一块红布，红布下露出的是一只人手，这只手稍有些肿，呈茶褐色。看到这个场景，营林员吓得腿都软了，如果说刚才是好奇，而现在，他是胆颤心惊了。

茫茫雪岭，万籁俱静，冰雪在春日中缓缓溶化，偶尔发出一两声水滴声。透过雪地上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往下看，下面是象一个白面盘似的阿寒湖。

营林员从山岭上跑下来，报告了湖边派出所，待警察和他扛着铁锹和席子乘雪撬再次上山时，已过了两个小时。这时已日过正午，阳光斜照，在雪地上投下了雄阿寒山粗犷的轮廓线和白桦树温柔的阴影。

营林员和警察在两个一块上山来的村民看护下，开始慢慢地从尸体周围挖下去。这时，营林员已经没有刚才的恐怖，但对即将挖掘出来的尸体也毫无兴趣了。

“铁锹别太用劲了！”

从露出表面的身背来看，已经知道尸体的大致形状，但还不知道她的手脚伸向哪里。他们只好扩大开挖的面积，从外向里逐渐缩小圈子。最后他们用手扒开雪，尸体露出来了。

纯子的头朝着阿寒湖，微微歪向左边，整个身体俯卧在地上。

她穿着一双白色的长靴，双腿呈之字形稍稍弯曲，两手抱在胸前，左手从右肩上伸出来，右手贴在耳根边，象是在聆听着戴在右手腕上的手表的走声，外套上原来暴露在地面的部位虽然已经晒得有些褪色，但其他地方还保留着原有的颜色，外套上的兜帽还严严实实地戴在头上。

“把尸体摆好吧！”

“别动，还是等钏路警察局的验尸员来检查之后再动吧！”

警察这么说之后，营林员仔细地打量着尸体的四周。

尸体周围，从头部开始依顺时针方向散落着一只手套，一个“光”牌烟盒，一个印有“雄阿寒旅馆”字样的火柴盒，一块手帕，左肩上方还有一个装阿佗姆^①的空瓶。

“看来又是一个自杀者！”

^① 一种安眠药的商品名。

“好象还很年轻。”

“一月末从札幌来了3个寻人的，后来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去了，这个人也许是那时跑出来的吧！”

“这么说，从那时起她就躺在这儿了？”

“已经两个月了啊！”

警察一边检查着散落在尸体旁的物品，一边作着记录，他刚说完，从山下上来一个身穿消防队员黑色大衣、头戴制帽的小伙子。

“钏路警察局方面怎么说的？”警察问他。

“他们说今天验尸员已经外出，待他们回来后才能到湖边派出所，晚上才能赶到现场，所以验尸工作只好放到明天了，今天咱们先确认一下尸体就可以回去了。”

“好的！”

这时营林员马上接过话说：

“那么，咱们先确认一下面部吧。她一定是自杀的，把她的脸翻过来看一看不要紧吧？”

“等等，先拍照一下现场再看。”

警察取出一部陈旧的照相机，对着尸体头部和从尸体两侧各拍一张，一共拍了3张照片。拍完之后，营林员把尸体翻转过来，给她抹去脸上的泥雪，把她的手摆平放在被踏倒的山毛竹林间的空地上。

“变得很硬了！”

“已经冻僵了吧？”

“很可能！不过，人死后很快就会僵硬的。”

营林员抱住尸体的肩膀，警察抓住尸体的双脚，两

人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

这时，纯子渐渐地展现了她的容貌。她刚一露面，顿时把在场几个男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他们都暗自吞下了一口唾液。

纯子脸色苍白，她身上的每一滴血大概都冻尽了。几根刘海散乱地垂落在白皙的前额上，长长的睫毛遮盖着紧闭的双眼，一只尖圆精致、小巧玲珑的鼻子象玉石一样晶莹透明，紧抿着的嘴唇呈紫红色。大概是在断气前的一瞬间她无意中拉开了衣领，脖子下袒露出毫无血色的、柔软光滑的胸口。

阳光透过树林从左边斜照下来，纯子的右边脸背着光，显得有些苍白阴暗。这张脸与其说它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倒不如说它洋溢着勃勃生气而显得妖艳妩媚，甚至还展露出一一种明知不会死而复生，但也要拼命求存的强烈愿望，向往着人间生活。弃身雪乡两个月，丝毫没有损坏她的容貌，反而保留住了她生前的倩姿，甚至比她活着时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动人。

“肯定是那个女孩子！”

“你看到她的照片了？”

“看到了！”

“这姑娘长得真不错。”

“听说她才只有十八岁。”

“十八……”

这几个男人在雪地上围成一个圈，欣赏着躺在地上的纯子，纯子似乎默认了他们的围观，鼻尖微微翘起，

双目紧紧闭住。

“因为是埋在雪里，所以保留了她生前的模样。”

雪地上印着纯子面部和身材的轮廓线，看上去象一个人体模型，表面已开始变硬了。

“如果再晚一点，等到雪开始溶化才发现，恐怕就要腐烂了。”

从她露出雪地的已变成褐色的左手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说春日阳光照射时间很短，但白天的山岭太阳已经开始送暖了。

“她是俯卧着的，这对保持面部容貌大有帮助。”

“她的头正好成了遮盖物。”

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证明，纯子在临死之前作了一番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不过，可以断定，纯子是有意识地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手套、烟盒、火柴盒、手帕、阿佗姆药等有条不紊地摆放自己身旁，拼成一个弧圈形，然后自己俯身躺进雪地。纯子是想通过一个围绕自己的弧圈，借以掩饰自己孤独死去的寂寞感！

人们把纯子的尸体按原样放好，还是让她俯卧着，然后用山毛竹下的干雪盖住露出雪地的右脸。

“咱们还是让她盖上一张席子吧。”

“好吧！”

营林员在尸体上洒一层薄薄的白雪，然后才把带来的席子盖在上面，席子盖住了纯子全身，只有白色长靴的脚尖露在外面。

“明天见。”

警察象是向躺在席子下的纯子致意，又象是跟其它人打招呼，于是四个人站起身来，再次回头注视了一会儿雪地上的席子。这时太阳落到雄阿寒山的脊背上，夕阳西照，山岭上一片通红。

“咱们做一些记号再走吧。”

“不要紧了吧。”

“如果今晚又来一场大雪，会把尸体埋没了。”

“已经四月中旬了，不会有大雪了。”

“我记住了，是在这片白桦树的边缘上。”

四个人看着悬崖上向下伸出的弯弯曲曲的树枝，在这片稀稀落落的树林下面，就早已被群山阴影笼罩了冰雪覆盖的阿寒湖。

“走吧！”

人们依次向纯子的尸体施脱帽礼，然后踏上归程。

“她为什么寻死？”

营林员一边走一边嘀咕着。

“恐怕和男人有关吧！”

“听说还是个学生，象是画画的。”

“也许是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谁知道啊。”

他们猜测着、议论着，不时回过头朝山上望去。

“明天什么时候开始验尸？”

“死者家属今晚坐夜班车从札幌赶来，明天早上到钏路，然后换乘吉普车上山，恐怕中午才到吧。”

“让她双亲看到，肯定要吓一跳。”